



初夏时节，榴花灼灼缀满枝头。暖风裹挟着草木清芬与花果甜香，漫过香茗山的深林，拂过雷池的碧波。我循着乡音走进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鸭滩镇，赴一场牵动四邻八乡心绪的戏曲之约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韩再芬，携经典剧目《女驸马》翩然而至，让流转于都市舞台的婉转唱腔，落进满是人间烟火气的乡土田园。

我曾端坐在雅致的剧院里静赏黄梅戏，高台映华灯，罗衣曳流光，曲音绕梁，余韵不绝，那是精雕细琢的殿堂艺术。眼前的乡间戏台质朴无华，粗布作幕，木板搭台，没有精良的音响设备，也无炫目的灯光舞美。我不禁暗自思忖：这般朴素简陋的场地，能否承载起戏曲独有的韵味与风骨？

一阵铿锵的锣鼓声破空而来，所有疑虑顷刻间烟消云散。韩再芬携手一众青年演员登台献艺，前辈们功底深厚、气韵天成，新秀们风姿灵动、神采飞扬，新老相携，薪火相传，让古老的黄梅戏再焕蓬勃生机。

好藕“慢”出来

□章中林

周末，父亲送来了藕，是家乡的甜藕。我自从小就喜欢吃藕，那时我家一年到头没有多少收成，藕却是免费的，下半年的口粮一半就靠它。升金湖沟汊众多，藕却是个不挑剔的主儿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就有它们摆的一字长蛇阵。粉红荷花亭亭玉立，田田荷叶铺向远方，那磅礴的气势让人顿生豪情。但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对荷花荷叶没有多少欣赏的兴趣，跟着父亲挖藕才是我们的最爱。

挖藕一般在初冬。水瘦山寒，荷叶枯萎，一派衰败的景象，但是莲蓬香了，莲藕肥了。我们跟着父亲去挖藕，实际上是去采莲蓬。一到湖汊，我们就钻进枯叶间找莲蓬，有时一个小时能找出三四十个。回到岸边，我们剥开莲蓬就往嘴里送。莲子已经有些发黑，没有了新鲜时的脆嫩口感，但是更有嚼头。那时没有什么零食，这些莲子够我们装在口袋里炫耀好几天的。

父亲挖的藕也堆成了小山。看到藕，我们挑几根笔直好看的，鼓起腮帮子吹出藕眼里的淤泥，就着刚水洗干净，咔嚓咔嚓啃吃起来。刚出土的藕洁白如雪，鲜脆爽口，几乎没有藕丝，清甜的滋味赛过雪梨。看我们狼吞虎咽，父亲总会说：“慢点慢点，莲藕冷比霜雪甘比蜜，要慢慢品，你们怎么就成了饿狼呢？”我们才不管什么风度，大快朵颐，撑得腮帮子都痛了也不撒手。

挖藕，我们也想一展身手。跳进淤泥里边走边探，踩到了藕就俯

前半场，汪晨晨饰演《女驸马》中的主角冯素珍，她眉眼灵动传神，将少年书生的聪慧机敏演绎得淋漓尽致；后半场由韩再芬接演，唱腔温润绵长、悠扬婉转，抬手回眸、移步转身间，尽是岁月淬炼出的深厚艺术底蕴。张敏、马丁等演员配合默契，唱念做打，一招一式皆见扎实功力。

台上曲调婉转跌宕，高亢处如山泉奔涌，清亮明快；低回处似晚风穿林，柔婉悠长。一句耳熟能详的“为救李郎离家园”唱响，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。这乡野田畴，就此化作天然的剧场。白发老者端坐在小马扎上，跟着曲调轻声哼唱，音调虽略有偏差，神情却虔诚专注；孩童们托着腮帮子静静凝望，平日的顽皮全然褪去，一双双清澈眼眸紧紧迫随着台上的身影。阵阵喝彩、闲谈笑语与悠悠戏韵相交相融，市井温情在其间缓缓流淌。

武昌湖的清风常年萦绕戏台，滋养戏曲文脉；龙腔（黄梅戏两大唱腔流派之一）陈列馆珍藏的百年老调，传承戏脉根魂。国家级非遗望江桃花与本土龙腔相映成趣，诸多民间文艺共生共荣，让戏曲文脉深植于这片沃土，生生不息。

这片土地是孕育黄梅戏的摇篮。蔡仲贤、胡晋伉、陆洪非等一代代戏曲前辈，从香茗山走出，怀揣山野赋予的清灵气韵，将乡音戏调传向大江南北。昔日传艺学堂灯火通明，以匠心守初心、育新苗，让古老弦歌薪火相传、代代不息。在这里，戏曲从不独属于舞台，田间劳作时随口清唱，农闲相聚时放声抒怀，人间悲欢、岁月百态，皆化作婉转悠扬的曲调。黄梅戏，早已镌刻在当地人的血脉之中，成为深刻的文化印记。

这场送戏下乡的惠民演出，是一场乡土盛会。随行的摄制团队穿行在街巷田野间，用镜头定格山水人文与戏曲韵致相融的美好瞬间。一草一木皆藏戏韵，一唱一和尽是乡情，戏与人、山与水，浑然一体。

夜幕降临，大戏缓缓落幕，人群徐徐散去。方才跟着哼唱的老人步履从容，口中仍反复念着经典戏词；身旁的小孙女牵着她的衣角，有模有样地跟着学唱……

香茗山静默伫立，雷池水悠悠奔流，真正动人的戏曲，未必只在剧院中，还藏在老者随意的哼唱里，藏在孩童好奇凝望的眼眸里，藏在每一次农闲时的相聚里，清韵悠悠，久久不散。

身挖，却怎么也不能把藕完整地挖出来。不是掰断了，就是挖破了。父亲喊着慢点慢点，挖藕是个细致活，要耐心、细心、专心。我们哪里听得进去，只一味胡闹。

看父亲挖藕是一种享受。他会先找到藕头，掀开浮泥，细致地挖出一条通路，等到藕全露出来了，才抄起藕钩去钩取，这时候，藕就乖顺地跃出淤泥。

忙了一上午，藕没挖到多少，我们的脸上身上却沾满了淤泥，连鼻孔里、耳朵里都是。回家后，等我们收拾利落，父亲的排骨藕汤也炖上了。我们围着灶台等父亲开锅，父亲却不紧不慢地和我们摆龙门阵，说得最多的就是他的“慢”理论。

“人其实和藕一样。你看这藕，谷雨时节开始萌发，在淤泥里等了两个多月才开始展叶生长，长得非常慢，像蜗牛爬一样。但是一到五月，它就开始冲刺了，前几个月它还只有零星几片荷叶，突然就长满了荷塘。水面上虽然看不到藕，河底却是一派生机，被淤泥包裹着的身躯铆足了劲向深处探。前两个月的‘慢’是在积蓄力量，没有这两个月就出不了高品质的藕。做人也是一样的，不要贪快，稳扎稳打，才能成就事业。”

时至今日，我依旧记得父亲的话，“好藕‘慢’出来”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，我都脚踏实地，不贪功，不冒进，在岁月里精心打磨自己。这份来自父亲的教诲，如同明灯常伴左右，让我在纷繁世事中守住本心，从容前行。

思达坐在木凳上，瞅着父亲。老达躺在竹躺椅上，一言不发。

过了半个小时，老达缓缓从椅子上直起身，说：“还是那个理儿，咱这村子离城市远，不能没有诊所，你得留下。”

“留下？没了咱地球照样转。”思达哼了一声，眉头紧锁。

“唉，别讲这种话，咱们关了诊所，还有谁能接这个班？村儿里都是老人、孩子，大病去城里的大医院看，小病小灾咋办，也没白天没黑夜地往大医院跑？”

老达见思达不语，又说：“你留下，跟着我开诊所，正好！”

“念了这么多年的医学院，到头来，我在这小地方开诊所？我……”

“小诊所咋了？干啥不是干，职业哪分高低贵贱？”

“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来规划！”

思达终于压不住火了，起身就走。推开房门，他看见院子里站着的一个十来岁的女孩，女孩见思达怒气冲冲出来，惊得睁大了双眼。

女孩站在院子里有一会儿了，听见屋里的争吵声，没敢进去，见思达出来，才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是来找大夫给我奶打针的。”

“是李梅花家吗？”思达问。

“是。”女孩点头道。

“要下雨了，你快回家等着吧，大夫马上去。”思达说着，走进配置室取药箱。

女孩听了，高兴地骑上自行车回去了。这时，天边传来轰隆隆的雷声，震得人头皮发麻。

老达听到院子里的动静，也出来了，跟思达说：“李梅花一直是我跟踪诊疗的，我去吧。”思达拿出一件雨衣递给老达，说：“我跟你一块儿去，雨天路滑，你骑电动自行车，还不得被淋成落汤鸡？我开车送你，顺便给你打下手。”

“那感情好，有人给我当司机，还能捎带着帮衬。”老达自嘲地笑了。

出门不远，雨就下了起来，思达加快速度，直奔李梅花家。

李梅花今年86岁，患脑出



留下

□邱立新

血，瘫痪在床。她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只有她和孙女两个人。老人现在生活起居全指望左邻右舍和孙女，看病打针则指望老达。

车开到爬子沟桥时，雨已下得犹如瓢泼，河水漫上了桥面，老达说：“车别过桥了，万一熄火就麻烦了。”

“那咋办？绕道？”思达问。

“绕啥道，那得走多远，咱蹬过去吧。”老达建议。

思达点点头，把车停在桥边，和老达下了车。爷儿俩穿着雨衣，蹚水前行，走到桥中间的时候，脚下的一个木茬子把老达绊了个趔趄，他身子直直

地往桥下栽，思达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了父亲，“小心！”

“没事儿，我这条老命没那么脆。”老达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虽惊魂未定，还是安慰思达。

雨帘之下，思达内心一下子五味杂陈起来，父亲今年70多岁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正是颐养天年的时候，刚才要不是自己在身边，父亲掉进河里，能不能爬上来都很难说。

到了李梅花家，思达见刚才的女孩正在给奶奶洗衣服，

异于送命。

父子两人来到养猪场，在一间废弃的房舍里躲雨，可是等到天黑雨也没停下来，老达就找来一些散发着猪腥味的干草，铺在地上，两人躺下休息。听着外面的雨声，老达给思达讲起了他行医的故事：“我那时候呀，遭老罪了，赤着脚板走道儿，满脚的老茧和疤就是那时候落下的，十里八村沟沟坎坎的，都留下过我的脚印……你知道不？我还给人接生过呢……”讲着讲着，老达忽觉浑身疲累，无限感慨，“村里不能没有大夫啊……”他多希望儿子能接替他继续行医，可望着外面黑黢黢的雨夜，想着泥泞的山路，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对不起儿子。就这样，父子俩在哗啦啦的雨声里渐渐睡着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雨停了，鸡鸭牛羊的叫声次第响起，爷儿俩见桥面上的水退去了许多，背起药箱往家赶。

到家已是中午，老达脱去沾满泥浆的鞋，跟思达说：“我昨晚想了很久，想通了，你……”

“爸，别劝了，我想好了，留下！”思达没等老达讲完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思达，你……决定了？”

“对，决定了。”思达说。

看着思达坚定的眼神，老达的鼻翼翕动了两下，他没想到，压在他心头的难事，竟这么快就解决了，各种滋味一起涌上心头。

一年后，思达全面接替了老达的工作，继续接诊出诊。小村的每一座山头、每一个沟口，都留下了他深深浅浅的脚印……

与东坡共赴浅夏

□胡晓峰

时值初夏，微风携来浅浅暑意。窗外槐柳成荫，蝉声初起，闲读一卷东坡诗词，句读间的夏日风物徐徐铺展，仿佛旷达随性的东坡居士踏风而来，陪我安然走进温柔浅夏。

初夏清雅景致，在东坡《阮郎归·初夏》一词中。“绿槐高柳咽新蝉，薰风初入弦。碧纱窗下水沉烟，棋声惊昼眠。”在浓绿的槐树、婆娑的垂柳间，新蝉初鸣，温和的夏风徐徐吹拂，透过窗棂，拂去心头躁意。碧纱窗内青烟袅袅，诗人悠然昼眠，偶有落棋之声惊扰清梦。寥寥几句，道尽初夏独有的灵动韵味，怎能不让人心生向往。“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欲燃。玉盆纤手弄清泉，琼珠碎却圆。”细雨蒙蒙，轻风把池塘里的荷叶吹得翻转过来，露出背面的浅绿色，灼灼石榴花盛放如火，佳人临水拨弄清泉，水珠圆

润剔透，惹人喜爱。东坡笔下的庭院初夏，没有盛夏的燥热喧嚣，只有清幽草木、潺潺清泉，藏着世人向往的闲居雅趣。

走出清幽庭院，东坡又将初夏的田园风光娓娓道来。一首《浣溪沙·簌簌衣巾落枣花》，写尽乡野质朴的夏日风情。“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缫车。牛衣古柳卖黄瓜。”簌簌枣花随风飘落，沾上衣襟，村落之间缫丝声不绝于耳，柳树下老农叫卖新鲜黄瓜，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景象。“酒困路长惟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。敲门试问野人家。”夏日长路漫漫，行人步履匆匆，因乏燥热之时，便只盼能饮一杯清茶。寻常小事，经东坡笔墨点染，竟别有一番趣味。

初夏时节，几番晴雨交替后，最宜品读东坡的《鹧鸪天·林断山明竹隐墙》。“林断山明竹隐墙，乱蝉衰草小池塘。翻空白鸟时时

见，照水红蕖细细香。”山林清幽，翠竹绕墙，池塘边蝉鸣阵阵，白鹭凌空翻飞，池中荷花暗香浮动，晚风轻柔，凉意袭人。“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一句千古佳句，道尽初夏雨后的惬意，更藏着东坡看淡世事浮沉的豁达心境。

一生辗转漂泊，历经宦海浮沉，东坡从未沉溺于愁苦，总能在寻常光景里寻得清欢。一场夜雨褪去暑热，一抹清风抚平心绪，于山野间漫步，看淡得失，安然度日。这份从容通透，穿越数百年时光，依旧能慰藉当代人浮躁的内心。

春尽夏来，草木渐盛。我们不必奔赴远方寻觅盛景，只需轻捧一卷苏词，便能循着文心，穿行于山野密林，漫步于乡野阡陌，静享旖旎风光。愿诸君以诗词为契，与东坡并肩同行，赴一场温婉恬淡的浅夏之约。



丹霞菊韵石上生(国画) 白玉娇 作

西湖断桥烟雨蒙蒙，许仙与白素贞借伞定情的传说，早已成为东方浪漫的重要象征。这把绸伞不仅是遮雨工具，更是江南柔情的载体。伞面开合间，藏着“百年修得同船渡”的夙愿，也承载着中国人对“圆满”的执着。绵绵细雨中，撑伞漫步苏堤的游人，恍若步入水墨长卷。

西湖四时的诗画之境因伞而更见灵秀。春天，桃红柳绿，绸伞如绽放的花瓣散落湖畔，伞面上手绘的工笔花鸟与潋滟湖光相映，勾勒出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的意境；冬日，雪落孤山，绛红绸伞在素白天地间划过，恰应了“雪处疑花满，花边似雪回”的清雅景致。古人赞西湖“晴湖不如雨湖”，正因雨中绸伞赋予了西湖别样的诗意。

西湖绸伞具有竹骨绢绸的东方之美。它的伞骨，精选余杭淡竹，竹龄需3年以上，经熬煮、曝晒，再制成薄如蝉翼的篾青，32根伞骨收拢时严丝合缝，重现“新笋初成竹”的形态；它的伞面，以杭嘉湖平原的6A级桑蚕丝为底，轻透如雾，其上工笔手绘

西湖十景或花鸟小品，一笔一画皆需循古法“三矾九染”，确保颜料遇水不晕。在制伞的18道工序中，“劈青”与“穿花”最见功力：劈青讲究眼准手稳，取新鲜竹青顺纹理层层剖分，厚薄要均匀，毫厘之差便会折损伞骨的韧性；穿花则是细致活儿，细棉线在错落伞骨间来回穿梭，经纬交织出规整纹样，走线疏密、转角弧度全凭心手相应，一线歪斜，整柄伞的气韵便失了大半。一刚一柔，一剖一穿，指尖流转的不仅是技艺，更是代代相传的匠心。一把精品绸伞需百日精工，收拢时伞身笔直挺拔，展开时绢面透光生辉，方达“撑开为画，合拢成竹”之境。

西湖绸伞还满载着市井温情。在杭州人的记忆里，绸伞是嫁娶、祝寿必备之物。新娘的婚伞上绘着并蒂莲，寓意“永结同心，同舟共济”；老人的寿伞上绘着仙鹤松柏，祈愿“长寿安康，富贵吉祥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河坊街伞匠张师傅为百对新人制“姻缘伞”，在伞骨暗刻新人姓名的拼音首字母，成为一代人的浪漫记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伞面从

传统山水扩展至敦煌飞天、科幻星图，甚至与游戏IP联名推出“断桥副本”主题伞；纳米涂层技术使丝绸伞面更防污耐用；将LED灯嵌于伞骨，夜游西湖时，绸伞能划出点点流光。

与此同时，“90后”设计师林薇用绸伞设计装置艺术：将300把透明绸伞悬空组成《雨幕》，机械开合模拟湖面涟漪，惊艳威尼斯双年展。应运而生的“数字绸伞”小程序，扫码即可观看AR伞面故事动画，让雷峰塔的传说在手机端“活”过来。

西湖绸伞也是城市的情感容器。住在绍兴路老民居里的陈阿婆珍藏了一把1957年生产的绸伞，伞面破损处是她与丈夫初遇时不慎钩破的。她说：“西湖月会盈会缺，但只要这把伞撑开了，人就在身边。”

为了接续绸伞文化，面对淡竹资源短缺的问题，中国伞博物馆推动“种竹计划”，在余杭建立一株新竹，让工艺与自然共生共荣。

西湖绸伞，在方寸间融汇了天工（竹）、人巧（丝）与地灵（湖）。它从传说中走来，在匠人



□程应峰

指尖重生，于当代设计里蜕变，终成一把“撑开是江南，收拢是乡愁”的文化密钥。当游人在长桥边借伞避雨时，他们握住的不仅是竹骨，更是一段流转千年的东方风情。